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五七回 設謀誑捉五林啊 派差遍訪一撮毛

話說知府杜彬聽黃天霸之言，依計而行，把一位查道的欽差，接進公館來。一接進去，他又仍然打罵人，要東要西的混鬧。知府並不提施大人一字；賢臣卻不時的命天霸去查看他們的行景。此日天晚，賢臣就在二堂住下。知府竟伺候了一夜，不知不覺，就是三天。這位貝勒爺種種惡款，不記其數。知府杜彬實在忍耐不住，來到二堂，見了施大人行禮畢，站在一旁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「大人，來的這位貝勒，仗著皇上宗親，一事應酬不到，就要打罵。還叫卑職預備俊俏妓女，美貌頑童，又要銀若干，孝敬五百兩，還嫌少。諸般折磨，卑職實在不能堪。」賢臣聞聽知府之言，氣得雙目圓睜，連說：「豈有此理，這還有王法咧？」又叫黃天霸等：「速速收拾，同我前去；但看他有破綻，立刻擒拿。」天霸等答應。賢臣又望著知府開言說：「賢契，你先去見了這位貝勒五大人，就說本院才到貴郡，聽說貝勒爺在此，立刻稟見。」知府去了，施公當即出公館，不多時，來到欽差五大人公館。施安、黃天霸等下了馬，扶持著施老爺下馬，教差人傳稟了一聲，然後才帶著眾人進了公館。賢臣爺一見五大人出來了，緊走了幾步。這位宗親也是緊走了幾步。彼此拉了拉手兒，把身躬著，謙讓多時，進了公館，齊歸座位。兩旁衙役獻茶。黃天霸等緊貼著施老爺一邊站立。大人圓閃虎目，瞧看他的破綻，但見滿桌殘酒剩菜，哪知他把小旦妓女早藏在別處去了。忠賢開言，口尊：「欽差五大人，不知哪位王爺殿下？現在貴府住在哪城？施某領教領教。」宗親見問，便開言說：「大人若問我的來歷，大王爺殿下老貝子，乃是聖祖皇爺一派嫡親，現今欽派總理帶管茶房。大人，我到此，只為皇上五台進香，特來查道。是欽差奉旨來的，並非私自出京。」賢臣說：「皇上外出，早已發抄，天下共聞。此事施某竟自不曉，大料著未必是真。你乃金枝玉葉，鳳子龍孫，該自尊為貴，為國盡忠，嚴察不法官吏才是。你倒假傳聖旨，誑官詐吏。尊駕也未必是宗親。若是實言相告，施某念官官相會，倒要存私壓下，免得聲張。不然，我一定上本提參。」看官，施老爺方才說的這些話，本自厲害，句句全戳惡人的心病。這位假宗親，覺著事到臨頭，說的軟了，還透著假咧，不由的羞惱成怒，叫聲：「施不全，你且住口！你怎麼用話嚇起我來了啊？打諱嚇嚇別的官員呢，怕你是欽差，送你點子白東西，你就壓下。今日你還敢打錯法碼了。你宗親爺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你竟敢動本參奏？別說你宗親爺無過犯，即使有了不是，何況是施大人你呀，就是那些蒙、旗、滿、漢大人，王公侯伯，也不敢哼我一聲。我倒是看施侯爺分上，賞你個臉，一口稱你個施大人。你是得一尺進一步。」登時把施大人氣得面黃唇白，說：「好好好，罷咧罷咧！我施某的官也作煩了，少不得與你拚對拚對。」

大聲喝道：「爾等把大門二門閉上，不許放走一個！誰要徇私，立刻斬首。我看他這個貝勒有多大本事！」兩邊眾役答應，登時將門緊閉，把守著不提。且說賢臣又吩咐眾役說：「爾等還不與我下手捉拿，等到何時？」但見那個五大人，氣得將身站起，口中大嚷說：「好個施不全，反咧反咧！你還說別人不遵王法，你竟是頭一個不遵王法的野人。我乃是皇上宗親，你是一個臣宰，竟敢叫人拿我。我瞧你怎麼一個拿法！」說罷站在當地，連氣帶罵說：「我看哪個敢來動手！」

兩邊站班的馬步三班，聽說欽差大人吩咐拿人，才要下手；瞧見這個光景，竟不敢動手。又聽那裡話頭厲害，個個退步縮頭。施老爺一見，虎目圓睜，大叫：「爾等好一起不遵王法的奴才！哪一個要再退後，立追狗命。爾等快下手拿他！」一齊上去七八個人，往前走到跟前，只見那人把胳膊一伸，往後一撥拉，只聽咕咚咕咚的盡都栽倒。又有幾個掌響馬的番子頭目，瞧著心中不服，耀武揚威的上來，才走了兩三步，被那人胳膊一甩，就是一溜躺下了。又有一個人繞到身後，指望拿他，被那人一個反嘴巴，只聽吧一聲，「哎喲！」咕嚕，打出四五步去，趴在地上。此時黃天霸、關小西等在一邊，把拳頭攢的咯吱吱連聲的響，單等賢臣吩咐一句，總不見老爺言語。小西、天霸二人忍耐不住，上前打了個千兒說：「回大人，若依小人們看來，此處衙役，未必拿得住那人。討大人示下，不如小的們動手！」賢臣點頭說：「很好很好，千萬別傷人命。」二位好漢答應一聲，一個箭步躍將上去。怎知那人早已預備，會家遇見會家了。這邊是躍躍跳跳，武藝高強；那邊是閃輾騰挪，架避精通。半天不見輸贏。惡人那邊手下惡奴，氣衝衝也要動手。但聽大漢高聲喊叫：「你們不必前來幫助，大料著你趙老叔，一個人也不至遭人毒手。」這一句就漏了空了。賢臣在一旁聽得明白，暗說：「趙老叔三字，宗親哪有這稱呼？一定是假。」按下賢臣已參破其意不表。

且說小西、天霸二人拿不住大漢，心內著急。天霸生了一主意，繞到大漢身後。大漢只顧招架小西，冷不防備，天霸在背後對著腿凹兒踹了一腳，只聽咕咚響了一聲，他倒在地下，大叫：「施不全，了不得！」那邊座上惡人見大漢栽倒，連忙站起說：「罷咧罷咧！施不全這件功勞，讓你拿吧。」說罷，又望著大漢哇啦的翻了幾句滿洲話。哪知施老爺滿漢皆通，一聽此言說：「你二人才說的話，是不教他招認。我豈肯和你們甘休？」惡人一聽說：「罷咧罷咧！既是你懂滿洲話，難以瞞你，爽利告訴你罷：我叫五林啊，那位叫趙黑虎，既被你施不全識破二位老爺的行藏，咱們就是冤家對頭，少不得你二位老爺要領領你的刑法咧。你若不服了你二位老爺的本事，施不全你也不甘心。」施老爺聽了惡人之言，氣得面黃失色，叫聲：「天霸、小西把這個照樣拉下來。」二位好漢答應，才要動手，但見五林啊冷笑了一聲說：「姓施的，你也太瞧不起人！五老爺既然口稱要領領刑，還要人拉麼？要不願受你刑法想走，大料著你這起小輩，也攔不住五老爺的大罵。」說著自己下去躺在地上。那邊趙黑虎叫聲：「五哥，那有這麼大工夫和他嘮叨？要不教姓施的孝敬咱哥們心滿意足，也顯不出咱們的能為來。」

施老爺一聽，心中大怒，眼望著知府說：「賢契快請刑具來伺候。」知府吩咐三班：將全副刑具立刻運到。老爺座上開言道：「他兩個乃是旗下，按例應該先動皮鞭。爾等撩著衣服，剝了他的下身，教施安按翻譯「厄木拙」等語數著數。」天霸、小西輪流著打。」登時打完了五林啊一百鞭子，又把趙黑虎照樣打完。要平常人，哪裡禁得住二位好漢這頓鞭子？兩個惡人挨著一百皮鞭，不但不輸口，反倒哈哈大笑說：「我們這幾日覺著皮肉發緊，受這點刑法，倒覺著鬆快咧！」老爺見惡人不輸口，又叫青衣用對棍，每人重打了三。賢臣說：「爾等共有多少人？作的什麼事？有話只管實說，本院全歸罪他兩個，與你們無干。」眾人聽罷，一齊磕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他二人全是王爺門上先當押拉，現今革退差使。五林啊的老娘，是府內嫖娼媽媽，很得時務的。因此他在外招事惹非。官司打過幾次，就提督衙門營城司坊都有人情，越鬧越膽大，故此又裝宗親，假扮欽差，叫我們扮作奴僕，一路上訛過州城府縣，當鋪鹽店，不計其數。這是以往實話，望大人恕罪。」賢臣微微冷笑，望著惡人說：「你們聽見了沒有？你們兩人還是不承認麼？」

惡棍聽見，反指著說：「他們是怕打，滿嘴胡說。難道他們招的口供，就算我們招的口供麼？姓施的，你今兒非叫短了太爺，不算你有能為。」賢臣暗想：使盡各種刑法，都不招認，不如改日設法再問。遂吩咐把四個人一同收監。眾役答應，收監不表。

且說賢臣望著知府開言道：「把貴衙門捕快叫上來。」即叫喊堂的傳捕快。不多時捕快上堂跪倒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的姜成、楊志伺候。」賢臣標了一支籤念道：「上寫五日限期，鎖拿一撮毛到案，火速無違！承差捕快姜成、楊志，限你們五日，把一撮毛拿來聽審，違限重處。」二人聽罷，嚇了個倒抽冷氣，暗說：我的老爺，這個差使要命。爬起來拾籤，邁步下了大堂，一個個哭喪著臉，噁著嘴，往外正走。門上的眾伴兒迎上來，一齊問道，「怎麼個話兒？你們老哥倆恭喜！如何施大人單叫上去？必有美差使給。你們發了財，可別忘了我們哪！」

正說著，有名公差姓尼，外號叫泥球，夙日常與姜成、楊志戲謔，見他兩個愁眉不展的，他就在旁邊打著哈哈說，「姜第二的，楊第八的，你只當咱們本府老爺呢？出一張票，叫你傳人去，上面寫明那人家住處某村莊某姓名。今日遇見這位施老爺了，叫你們拿什麼一撮毛，就把你們毛住，便吃不躺咧！罷呈，你們到底不濟哪！枉聞了鼻煙兒，白走了月餅會了！還不及我老尼打個噴嚏的工夫就得了使差咧。」姜成、楊志說：「你也算人咧，問問你敢合我們一般一配麼？你小子是老土著了水，和了和，變成泥裡的球兒，真是忘八蛋。你再娶個女人不用說咧，也作出些個小泥蛋來。」眾人一齊大笑，笑得個泥球臉上有些下不來，說聲：

「你二人不用吹咧，這位新來的欽差施老爺子，比不得咱們官府。你們倆要提這一撮毛，恐拿不了來。

哥哥兒是鴨子吃了魚，眼睛朝上。」旁邊人見他兩下裡話緊，怕玩笑惱了，一齊上前解開。姜成、楊志這才邁步出衙。二人無精打采的，到了家中，見天色已晚，在家住了一夜。到次日早晨，二人商量出城，到鎮店村莊，私查密訪。正在躊躇之際，後邊有人趕來。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